

凝眸



深处



宋思樵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# 凝眸深处

宋思樵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01 号

凝眸深处

宋思樵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875 印张 107 千字
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224-03513-0/I. 807

定 价：3.65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一声婴儿的哭啼给周围的人带来的不是欢乐和笑声，它使得亲生母亲因羞愧而自杀，生父抛下妻子、儿子离家出走，渺无音信，善良的母亲接过丈夫的私生子，默默无语，承担起了抚育两个儿子的责任。

生活的艰难使得亲生儿子抛弃女友，成了老板的乘龙快婿，坐上了总经理的宝座。分手后的女友，带着创伤，远渡重洋，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，带着成功的事业和儿子回到了从前……

物质生活的满足弥补不了精神上的空虚，面对自己的女友，面对自己的儿子、面对自己同床异梦的妻子，他流下了悔恨的眼泪……

窗外的风雨未曾停歇，在早春的深夜，冷风仍透露出丝丝凉意。一阵闪光跃动，照亮了窗畔的女子。她静静地停立在窗畔，展开的窗扇外不时的飘进雨丝，淋在她早已湿透的发梢。她停立在那里，眼光紧紧的盯住桌上的东西——那把枪。

婴儿的哭声打断了风平的冥思，她赶紧向床上蠕动着的孩子走去。房东阿秀婶这时也睡眼惺忪的走了进来，她打着呵欠地看着风平。

“风平呀，怎么把窗子打开呢？坐月子的人是不能吹到冷风淋到雨的，你老了就知道了。”阿秀婶唠唠叨叨的走过去关上窗子。“年轻人总是不相信。”

“阿秀婶，真谢谢你了。在所有的人都唾弃我的时候就只有你肯接纳我。”风平哽咽地哄着孩子说道。

“唉，女人就是傻。你把孩子给我，自己早点睡，今天这一天也实在够你受的了。”阿秀婶呵欠连连地说。

“麻烦你了。”风平将孩子交给她，待阿秀婶的身影消失在布头飘飘的门帘之后，她才回过神疾步走到桌前，颤抖着

手拿起那把枪。

闭上眼睛，似乎仍可听到燕秋和梦娜的话语。燕秋是文杰的妻子——是他名媒正娶的妻子——是李太太。而自己呢？只是个第三者，是个永远必须藏头缩尾见不得人的外遇。而孩子，我的孩子将永远背负着私生子的十字架。天啊！我该怎么办？泪水不断的滴落胸前。

“我看你长得也是一表人才，何苦一定要破坏人家的家庭呢？天底下男人多的是，干嘛要去抢别人的丈夫？难道你就不能放过文杰吗？他已经有老婆、孩子……”那个叫梦娜的女人，来势汹汹地说。

“梦娜，不要这样……”燕秋倒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拉住梦娜。

“不这样要怎样？事实本来就是她抢别人的丈夫，我说的有错吗？就算她没有父母教、也没念过书，活到这么大了，这些做人的道理她还不懂啊？燕秋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人家都要把文杰抢走了，你还跟她客气什么？”梦娜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双手抱胸的睨着苍白着一张脸的风平。

“梦娜，张小姐好像不舒服，我们走吧，以后再说好了……”燕秋关心地看着风平说。

“哼，不舒服！燕秋啊，你就是心太软了，才会让人家都爬到你头顶上撒尿的，对这种人有什么好同情的，抢人家的丈夫……”梦娜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你说够了没有？我承认我不该跟文杰在一起，但那又干你什么事？”风平从咬紧的牙关间硬挤出这些话。天哪，我宁可燕秋对我大吼大叫，打我骂我，也不要她如此的宽厚，因为这样以来，我的愧疚感就更深了。

“哟，你还好意思大叫，搞清楚，今天是因为我们燕秋的心太软，要不然我才懒得来管这档子事哩！要不要脸……”梦娜火爆脾气一发不可收拾地大叫。

“梦娜，你先到外头等我，我跟张小姐说两句话就走了。”燕秋将喋喋不休的梦娜推出大门，这才回过头来，走到凤平面前。

“张小姐，我今天来只是想求求你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家祥今年才七岁，不能没有爸爸。你还年轻，长得又漂亮，一定能找到比文杰更好的男人的。张小姐，我求求你……”燕秋说着就跪在凤平的面前。“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，只能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求求你……”

“你不要这样，我，我……”凤平慌乱的想去扶起燕秋，但刚生产完，虚弱的身体，使她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“求求你，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希望你能答应我。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的。”燕秋说完，双手蒙着脸哭着跑出去，留下泪眼迷蒙的凤平。

“孩子不能没有父亲，孩子不能没有父亲……哈哈……”凤平歇斯底里地狂笑一阵后，使劲的扯着自己的头发。“你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，那我的孩子呢？”

凤平含着泪拿起纸笔，不由得又想起早上爸妈来找她时所说的话——

“你到底要怎么做才甘愿？门风都已经被你败坏了，只要你把孩子送给别人养，过几年找个老实的男人嫁了，这样或许你爸爸会让你回家的。”妈妈哭得肿如核桃的眼睛仍不住的流着泪说。“你要听话，凤平。”

“不，他是我的骨肉，我不能送走他！”她想也没想的一

口就回绝了。“妈，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情的！”

“你是想活活气死我吗？留下这个私生子好让别人笑话我是不是？”爸爸迎面就给她一巴掌，气极败坏地大吼。

“老伴，不要太冲动，当心血压又高了。”妈妈赶紧拉住激动的爸爸，轻声的劝说着。

“哼，这孽女分明就想气死我。你给我说，我们张家是哪点对不起你了，你要做这种丑事羞辱我！你说，你说啊！”父亲怒火熊熊地大声喘着气说。

“爸，对不起……”凤平只能一再的重复这句话。

“要我原谅你只有一条路——把那个孩子送走，我送你到南部去住一阵子——否则，你永远不要再叫我爸爸。”父亲说完扭头就走，留下不知所措的母亲和泪眼汪汪的凤平。

“凤平……”母亲欲言又止的看着她。“我打算请阿秀婶帮我们打听看看，有没有人要抱小孩回去养的……”

凤平不待她说完，立刻打断她的话。“妈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绝不会把我的孩子送走的。”

“那你爸爸……唉，也许过一阵子，他的气消了……这是我准备的一些衣服跟补品，你交给阿秀婶，她会弄给你补身子的。女人哪，月子一定要做好，否则，以后老了就一身都是病痛。”母亲说着将手上的包袱交给她。

“还有，前些日子你爸爸放在抽屉里的一把手枪竟然不见了，前阵子我们那条巷子闹小偷，大概也被偷了吧！奇怪的是，其他的東西倒也没丢。”

凤平有些心虚的想起自己藏在枕头下的那把枪。自幼从没离开家一天的她，为了未婚怀孕只好搬离家，和阿秀婶住在偌大的旧瓦房中，叫天生胆小的她实在难以安心。所以趁

着有一回回家时，她偷偷的将退休警察父亲的枪带了过来，用以防身。

“妈，你想爸爸会原谅我吗？”她明知答案却仍忍不住的再三追问。

母亲躲避着她的眼光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爸爸不是说过了吗？只要把孩子送走，你再找个好男人嫁了……”

“我懂了。妈，你早些回去吧，弟弟、妹妹要放学了。”凤平背过身哽咽地说。

“唉，你自己要想得通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母亲说完再看她一眼，摇摇头走了出去。

凤平伸手抹干脸上的泪痕，拿起纸笔，在昏黄的灯光下奋笔疾书，不时要停下来擦去满溢的泪水。

天色渐渐有些清明，远处山边传来阵阵的鸡啼声，她拿起信封，写上名字，然后轻轻的走到阿秀婶房内，俯身看着熟睡中的孩子，她忍不住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。

“原谅我，孩子，妈妈对不起你。”她在心里默默地说，然后跪在床前，朝阿秀婶磕了三个头。

“阿秀婶，麻烦你了。”她面容异常平静的走向客厅，那把枪似乎不断的朝她招着手，她坚决的拿起它，走向自己房里。

“文杰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今生无缘，只能寄望来世了！”她露出凄凉的笑容，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心窝，扣下了扳机。

很快的，一瞬间，她不需要再为这段苦恋流泪了。带着笑容，她缓缓的倒在自己床上，鲜红的血在被单上印出点点的花样，显得有些诡异的美丽。

“家祥，起床啦，上课要迟到罗！”燕秋伸手在儿子的屁股上拍了几下，这小子就是喜欢赖床。

“妈，我只要再睡一下子就好了，好不好嘛？”家祥撒娇的搂着燕秋的脖子说：“爸爸呢？”

燕秋想起一大早小林来敲门，文杰匆匆忙忙的就跟他走了，大概是工地有什么事吧！文杰是专门承包房屋水电的包商，这阵子听他说有几个工地正在日夜赶工。

“爸爸大概是到工地去了，来，洗把脸吃完饭，妈妈送你去上学。”燕秋帮儿子穿好衣服，将拧好的毛巾递给他说道。

“好。”家祥抹好脸将毛巾扔在椅子上，一溜烟的跑到客厅，桌上已经摆好稍凉的稀饭在等着他了。

燕秋将儿子的床铺整理好，这才坐下来跟家祥一道吃饭。她的思绪不由得飘向昨天早上，梦娜带着她去找那个叫张凤平的女人——张凤平是文杰公司里请的会计小姐，人很甜美，也很勤快——但是她也是文杰外遇的对象。

燕秋心不在焉的喝着稀饭，以前梦娜告诉她时，她根本就不相信，但是梦娜不死心的一再告诉她文杰加班的借口都是假的，他实际上是跟凤平在一起。而且文杰对自己的态度

也越来越冷淡……所以她才央求梦娜带她去找张凤平，希望张凤平能离开文杰。

“妈，我吃饱了……”家祥不耐烦的大叫，燕秋赶紧拉回涣散的精神，喝光碗里的稀饭。

“噢，你先去擦擦嘴，妈妈去推脚踏车。”燕秋放下碗，带着满怀的心事骑着脚踏车送家祥去上学，回来时顺便在市场买菜。

“听说孩子才出生不到一礼拜，真是可怜……”卖菜的边称着菜边和隔壁买水果的说。

“对啊，也真是敢。拿着枪就往自己心口打，要是我就不敢咧！”卖鱼的也凑过来说道：“吓都吓死了！”

“谁叫她要去勾引人家丈夫，也是活该，自己就不检点！可怜的是那个孩子，听说还是个儿子咧！”卖肉的女人也扯着大嗓门说。

“唉哟，这年头的人真是夭寿，看这个孩子以后要怎么办？大人做事不负责，会害死小孩喔！”卖菜的将菜交给燕秋，仍兴致勃勃地说。

“你们在说些什么啊？”燕秋微微一笑的递过钱去，随口问道。

“你不知道喔？西村那边有个女的，用枪打自己的心脏自杀啦，一大早就传遍全乡啦。”卖菜的好不容易才算对该找的零钱递给燕秋。

“自杀？”燕秋有些好奇地问。毕竟在这里自杀还是件少有的事。

“对啦，那个女的去跟有老婆的男人生下儿子，还不到一个礼拜咧，天刚亮就用枪自杀了，现在检察官跟警察好像还

在验尸呢!”卖菜的说完又忙着招呼客人去了。

燕秋骑着车子,远远的就看到文杰的摩托车正停在门口,她想再煎个荷包蛋给文杰配稀饭吃,脚下不由得加快速度。

“文杰,回来啦,我再去煎个蛋给你吃,我刚去市场买回来的,很新鲜呢!”燕秋提着菜,自顾自的说着往厨房走。

文杰仿佛没听到似的,他只是呆呆的坐在藤椅上。燕秋没有理会他,径自到厨房中煎着蛋,不一会儿就端着黄嫩白软的蛋出来,她将蛋放在桌上,轻声地招呼着他。

“文杰,吃饭了。”文杰仍然没有动静,这时她才看清楚他怀里抱个小布包。

“文杰……”她奇怪地走上前去,冷不防地文杰猛然站起身来就给她一耳光。

“你做的好事!”文杰怒气冲冲地说:“我想不到你的心会这么狠毒,你为什么要逼死凤平?为什么?为什么?”

“什么?”燕秋为他的话而大吃一惊。“我没有……我没有逼她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为什么?”文杰气极败坏地大叫,这时在他怀里的小布包传来了婴儿的哭声。

燕秋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,她苍白着脸看着文杰。“那个孩子,那个孩子是谁的?”她的声音已经支离破碎得几乎连贯不起来。

“孩子是我跟凤平的,才出生五天。”文杰手忙脚乱的哄着孩子说道。

宛如一阵急雷轰顶,燕秋必须伸手扶着椅背才能阻止自己当场昏倒。

“你的……你跟张凤平的?你们瞒了我多久了?”她口齿

不清地一再追问着。

夹在燕秋的追问和孩子的哭声中，文杰不耐烦的站了起来。“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凤平的后事跟念平，其他的不必再说了。”

“念平？”燕秋喃喃地说。此刻她已经六神无主了，她原以为文杰跟凤平的事不过是刚开始，没想到她们竟然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连孩子都生了。而凤平，刚才在市场，原来人们在说的那个女人就是她！她自杀了……

“念平就是这个孩子，我要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，我亏欠凤平太多了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补偿念平。”文杰悲痛地说。

“你要把他留下来？”燕秋反应不过来地问：“他，他是私生子……”

“不，他不是私生子。他是我李文杰的儿子，如果你不接纳念平也没关系，我会带着他一起走。这个家就给你吧！我只要念平。”文杰有些意兴阑珊地说：“反正没有了凤平，一切的一切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燕秋大骇地瞪着他。“文杰，你怎么这样说呢？你还有我、家祥啊，家祥他也是你的骨肉啊，你怎么可以抛下我们呢？”

“哼！家祥，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我的呢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赵老板的事吗？说得倒好听，以前的朋友，哼，舞女会有什么样的朋友，天晓得！”文杰冷冷地说，伸手将桌上那两只早已冷掉的蛋扫落地上。

燕秋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看着他。“文杰，你说话要凭良心，赵老板真的是我的朋友。而且，就算我以前当过舞女，那也是过去的事，你又何必再提起呢？”

“哈！我李文杰当初真不知道是看上你哪一点，原以为你

会跟我一样，浪漫、会过日子……谁知道你是个只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粗俗女人，我真不知道，以前那个纯秀的女人哪里去了！”文杰毫不放松地继续说下去。

燕秋的脸上闪过各种表情，最后只剩下平静。“那个清秀的女人早就被现实生活磨成粗俗的女人了。”

“哼，凤平就不会。她是那么的温柔、体贴，跟她在一起我就能忘掉所有麻烦，而你呢？你已经变成了个黄脸婆……”文杰厌恶地别过头去。

“你说完了没有！李文杰，亏你还有脸在这里数落燕秋，当初燕秋要不是爱上你，她早就嫁给有钱人家去当少奶奶了！你倒好，现在她帮你把事业做稳了，你就会去偷吃，还怨起她来了！”梦娜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，指着文杰，不悦地说。

“梦娜……”燕秋紧张地扯扯梦娜，怕她又要再和文杰起冲突了。

“燕秋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你就是这样，所以他才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我……”梦娜气冲冲地说。

“你怎么样？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过时的老舞女，你神气什么，没事就往我家跑，我警告你不要带坏了燕秋，她已经是我老婆，不是你手下的舞女了！”文杰一见到梦娜，所有的怒气都倾巢而出。

燕秋是舞女出身的事已令他心里头有着个大疙瘩，而浑身有着浓厚风尘味的梦娜，经常在他家中出入的事，更令他不是滋味。

梦娜说的没有错，燕秋真的帮他把事业做稳了。许多的客户都是赵老板介绍来的，这一点更令他心里头不爽，别的同行时常有意无意的羡慕他有个交游广阔的老婆，但他明白，

别人是在耻笑他靠老婆吃饭，况且有哪个男人会平白无故的帮女人？所以他越发的怀疑燕秋和赵老板之间的关系……

“你干嘛？你不要做贼的喊捉贼！做过舞女又怎么样？起码没有去偷汉子，再怎么比也比你那个勾搭人家丈夫的女人强！”梦娜反唇相讥地说。

文杰脸色阴沉地逼近她。“你再说一次，我不准任何人侮辱凤平，我不准！”

“哼！我……”梦娜正要开口却被燕秋拉到一旁。“你干什么，燕秋！”

“梦娜，凤平死了，自杀。”燕秋低声地说。

“死了？昨天下午我们去找她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，几时死的？”梦娜疑惑地问。

“果然你也有份！我就知道，光凭燕秋还做不出这种事，一定是你在背后怂恿的。凤平跟你有什么仇，你要这样逼死她！”文杰恼恨的大喝，惊吓得他怀里的婴儿哇哇大哭。

“文杰，孩子被吓着了，让我来抱。”燕秋心疼的想从文杰怀中抱走孩子，但文杰却紧抱着孩子不给她。

“给你干什么？你已经逼死凤平了，难道连孩子你都不放过？”文杰阴沉地说。

“什么孩子？”梦娜这时才察觉到孩子的存在，她走上前去。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凤平跟我的。”文杰忙着哄孩子，犹不停止冷嘲热讽地说：“你也想害死他了吗？”孩子越哭声越大。

“文杰，孩子大概饿了，让我喂他喝牛奶吧！”燕秋心疼地看着啼哭不停地婴儿说道。

这时小林匆匆忙忙地跑进来。“老板，大楼的线路都接错

了，现在建设公司的人都在公司等你了。”

文杰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哭得满脸通红的孩子交给燕秋。“我马上回来。如果你不让念平在我身边，我马上就带着他走得远远的。”他斩钉截铁地对燕秋说。

“我会把他当成我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，只要你不离开我跟家祥，我会好好照顾念平的。”燕秋以一脸的坚决神色，平静地说。

文杰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了她一眼，马上跟小林骑着摩托车走了。

“文杰……”燕秋想知道他的想法，但他头也不回。

“燕秋，你太傻了吧！干嘛要忍气吞声的替他养这个孩子呢？”梦娜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梦娜，我不能失去文杰，家祥也不能没有爸爸。况且，凤平死了，念平都还没满月就没妈妈了，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完整的家。”燕秋动手泡着牛奶说。

“我只是替你难过，你对李文杰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，他还不把你放在眼里……”梦娜感慨地说。

“梦娜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你不是常说做人就要认命吗？这是我的命，我能怨谁呢？”燕秋将奶嘴塞进小孩的口中，含笑的看着念平用力的吸吮着。

“唉！命哪！”梦娜也只能叹着气的看着那睁着晶亮眼睛看着她的念平了。

\* \* \* \* \*

念平来到李家后，最兴奋的莫过于家祥了。他一放学立刻跑回家，以前妈妈都会骑踏车送他去上学，但自从弟弟来

了之后，他就只能自己去上下学，但他一点也不生气，因为他真的好喜欢那个会对他笑的小弟弟。

“来，弟弟，哥哥抱你，你今天乖不乖啊？”家祥一扔下书包立即跑到摇篮边逗弄着念平。

“你要赶快长大，长大了你就可以跟哥哥去玩骑马打仗，还有‘杀刀’喔！哥哥还会教你玩纸牌，还有打弹珠喔！”说到兴起，家祥索性抱着念平在客厅不住的转着圈，逗得念平咯咯地笑。

“家祥！放下念平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样太危险了！”燕秋端着菜出来，立刻大声地斥责他。

家祥乖乖的将念平放回摇篮里。“妈妈，我只是在跟弟弟玩。”

“不可以！念平还太小，等他长大了才可以跟你玩，先去洗洗手，马上就要吃饭了。”燕秋将饭菜摆在桌上说。

“妈，爸爸今天又不回来吃饭啦？我好久没看到爸爸了。”家祥抱怨地说。

“爸爸在公司忙。”燕秋低声地说。事实上，自从他将念平带回来之后，就很少回家过夜了。

“噢！”家祥这才走进浴室洗手。燕秋则是泡牛奶给念平喝，她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怀里的婴孩。

念平长得跟家祥很相像，因为他们都有爸爸的高额头、直又挺的鼻梁，还有浓浓的头发，只是念平的眼睛是像凤平般的又圆又大而已。

门口有人在敲门，引起她的注意，她抱着念平向那对中年夫妇走过去。

“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？”燕秋不明究竟地问他<sup>他们</sup>。